

跨世紀的台灣佛教

／社論

在宇宙運行中，時序已悄悄地揭開了 21 世紀的序幕，而自釋尊入滅也已進入了第 2544 個年頭。回顧 20 世紀的台灣佛教，法音弘布，教徒日眾，不禁令人讚歎寶島眾生的福報。可是無可諱言地，台灣佛教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引生了一些問題，值得我們省思與改進。以下謹舉數端，以作為我們對跨世紀的台灣佛教之期許。

一、跨出中國傳統宗教的窠臼：台灣佛教隨著政治統治者的異動，從日據時代的齋教步入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中國佛教。中國佛教融和了儒、道思想形成了中國傳統宗教的一支。台灣承襲了中國佛教傳統，學者言必台賢，行必禪淨，即如大學內之宗教學系亦將佛教課程歸屬於中國宗教學程下之一支，佛教已失去其主體性地位。我們在這一點上，應該學習印順導師的治學風格，導師曾自言其研究佛學一向不受民族地域性之拘蔽，跳脫中國傳統宗教的窠臼，終能直扣佛陀教化之本懷。哲人典型在即，實可做為我們的借鏡，俾能從釋尊教化的本義中，樹立台灣佛教的主體性地位。

二、跨出山頭主義的藩籬：山頭主義長久以來一直是台灣佛教最令人詬病的現象，佛教資源之所以不能整合，佛教徒崇拜山頭宗教領袖的奇里斯瑪(charisma)情結，乃至山頭劃地自限所引生的門戶之見，都是山頭主義所帶來的弊病，即如目前佛教界創辦大學院校亦留有山頭主義之痕跡。在這方面，基督宗教或許可以作為我們學習的對象，他們無論在教會組織、佈教、辦學、教義解釋、資源整合乃至社會關懷等方面，都表現得比佛教優越。我們希望台灣佛教能從健全佛教會的組織開始，各山頭能摒棄自我本位，融入成為台灣佛教會的一員，整合佛教界資源，形成一個事權統一、職責分明、有效率、有活力的佛教會組織。

三、跨出傳統佛學教育的框限：台灣的佛學教育在政府當局的保守政策下，一直停留在教育體制外的邊陲地帶。早期的佛學教育，以大陸來台僧侶傳授為主，教學多以中國宗派立場詮釋教義，並以漢語文獻為主。隨後，佛學研究所相繼成立，加入了年輕一代受過體制教育的僧、俗學者，引入國外治學方法及國外佛學文獻，並開授梵、巴、藏等經典語言，直探原典，開拓原有傳統佛學教育之視野。可是處在今日國際學術一日千里的學術環境，以及面對不同宗教間的密切遇合，我們的佛學教育必須更跨出一宗一派之見或一家一教之言的框限，和不同的學科領域及不同的宗教做對話與交流，才能開擴更大的視野，做一個當代宗教「多元主義」(pluralism)社會下的「宗教人」(religious man)。

四、跨出量販式成長的迷思：台灣近年來由於各山頭採用企業化經營，從本山到台灣各地分區，以類似量販店的行銷方式，吸納了眾多信徒。這從各道場每年所舉辦的大型法會所結集的超人氣動員能量可見一斑。不過，在佛教人口「量」的快速成長中，我們應記取美國社會學家伯格(P. L. Berger)所提出的警語，伯

格認為宗教如果愈趨向於世俗化，將可能帶來世人對宗教信任上的危機，乃至對傳統宗教的全面崩潰。我們希望佛教界各大道場在追求信徒「量」的成長之同時，也能夠對伯格所提出的宗教世俗化問題做深刻的省思。

以上幾點是我們對跨世紀的台灣佛教所提出的建言，同時也是我們希望在新的世紀裡所樂意見到的台灣佛教之願景。在此一揮別舊世紀、迎向新世紀的時刻，讓我們一起共勉之！

